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5.05.004

乡村振兴战略下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创新策略

张思军，李　灿

摘要：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数智时代，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明确界定数字乡村文化建设内涵，对于数字乡村建设与文化建设深度融合，将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整体推进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加强数字乡村文化建设对于缓解乡村文化的传承危机，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数字乡村文化建设还存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才队伍匮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不足、主体协同困难等诸多现实问题。需要在夯实数字基建、培育人才队伍、激活文化资源价值、构建多元协同机制等方面发力，最终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机统一，推动村民在数字乡村文化建设中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创造转型。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数字乡村；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249.2；F49；D4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5）05-0035-11

收稿日期：2025-07-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政治伦理观研究”（项目编号：23XKS013）。

作者简介：张思军（1973—），男，四川达州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伦理、思想政治教育，E-mail：zhangsijun73@126.com；李灿（2002—），女，四川武胜人，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涵盖“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多个维度，旨在全方位提升农村经济、社会、生态与文化发展水平。其中，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传承和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深化数字乡村试点，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文化深度融合”，凸显出数字技术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数字技术蓬勃发展为乡村文化建设带来新契机，通过数字化手段可以盘活乡村文化资源、创新乡村文化传播方式、催生乡村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然而，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数字乡村文化建设虽然

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深入分析这些困境，探讨创新策略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自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涵盖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这五个方面的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文化就备受社会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这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新时代乡村建设的新方向，乡村文化建设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提高到新高度。目前，学术界关于数字乡村和乡村文化建设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研究。一是将新质生产力应用于数字乡村建设。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供给与数字乡村发展具有内在契合性[1]；新质生产力“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主体支撑、介体更新、客体承载和核心动能”[2]；数字乡村建设“可以为新质生产力奠定物质基础、提升主体效能和汇聚发展要素”[3]。二是数字乡村建设的结构。黄延霞[4]从数字乡村经济、数字乡村社会、数字乡村治理三个方面论证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应用领域；李娜[5]认为数字经济、数字民生、数字治理是数字乡村的主要应用领域。沈费伟[6]认为数字乡村建设包括数字生产、数字生活、数字生态、数字治理四大重点领域。三是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有学者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正成为乡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对提高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7]，对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具有重要意义[8]，能够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9]，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10]。

其二，关于乡村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一是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探讨乡村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郭明飞等[11]认为乡村文化建设可以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文化根基。周蕊[12]认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乡村文化建设能够在赓续乡村农耕文明、丰富乡村居民精神世界、塑造优良乡风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黄健宇[13]认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关键的内在动力与精神支撑。李淇淇等[14]认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文化建设在思想保障、精神激励和智力支撑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二是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肖述剑等[15]认为党建引领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心骨，能够为乡村文化建设扫清障碍、夯实根基、增添动力。黄嫣等[16]认为党的建设能够在思想引领、组织嵌入、体制支撑三个方面对乡村文化建设发挥引领作用。鲁杰等[17]认为可以发挥党的政治统领、价值引领、组织整合、群众服务优势，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提质增效。三是关于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研究。相关研究提出，可以通过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18]、基层政府加大对群众的宣传力度[19]、建立健全乡村文化建设的评估与监督机制[20]等途径推进乡村文化建设。

综合既有研究来看，数字乡村建设的相关探讨多围绕技术赋能农业生产[21]、优化乡村治理[22]、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23]等展开，凸显了数字技术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具性价值；而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则更关注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24]、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完善[25]以及文化认同的培育[26]，强调文化作为乡村精神内核的意义。然而，现有研究多将两者视为相对独立的领域，却忽视了数字技术与乡村文化之间的深度互嵌性——数字技术的普及为乡村文化的传播、创新提供了新载体与新路径，乡村文化的独特性也能为数字乡村建设注入人文内涵与内容支撑，这种双向互动催生了“数字乡村文化建设”这一兼具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的交叉领域。但当前学界对数字技术如何深度融入乡村文化建设全过程、乡村文化在数字

化转型中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核心问题的系统性探讨仍显不足。本文立足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振兴的核心要求聚焦数字技术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度融合场景，系统剖析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探索既能守住乡村文化根脉，又能激活数字时代乡村文化创造力的实践路径，为推动数字技术真正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催化剂”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二、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内涵与时代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不仅需要物质层面的繁荣发展，更离不开文化层面的创新活力。随着数字技术向乡村社会的深度渗透，明确提出数字乡村文化建设这一兼具时代性与实践性的新命题，目的在于打破数字技术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割裂状态，强调二者在相互适应、相互塑造中形成新型乡村文化发展形态。当前，加强数字乡村文化建设对于缓解乡村文化的传承危机，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内涵

“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方向和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早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数字乡村”这一术语，到2019年在《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明确将“数字乡村”定义为“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27]，数字乡村真正由抽象的概念具象转化为消弭城乡“数字鸿沟”的生动图景。在此基础上，数字乡村建设就是以信息技术深度赋能为核心路径，全面提高村民在农业生产、民生生活、治理服务、文化传承及公共服务供给等领域的水平，进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乡村文化建设作为乡村“五位一体”建设中的关键一环，涵盖了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完善、乡村精神文明与文化认同的塑造、文化活动和载体的创新以及文化人才队伍的培育等各个方面。乡村文化建设既需坚守保护的底线，守住乡村文化的根和魂，也须具备创新的思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数字乡村文化建设作为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统一行动，是指在数字乡村建设基础上进行的文化建设，其目标在于以数字技术为载体，实现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与活化。推进数字乡村文化建设既要通过数字手段对非遗、民俗、乡土文学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性保护，并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扩大乡村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又要以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赋予数字实践新的内涵，最终在技术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守护乡村文化根脉，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功能在于打破数字技术与乡村文化的割裂状态，强调二者在相互适应、相互塑造中形成，既包含技术应用的工具理性，也凸显文化传承的价值理性的新型乡村文化发展形态，最终服务于乡村全面振兴的整体目标。

（二）加强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时代意义

随着“数字中国”[28]上升为国家战略、乡村振兴进入全面推进的关键期，加强数字乡村文化建设对于缓解乡村文化的传承危机，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首先，加强数字乡村文化建设有利于化解文化传承危机。数字技术为乡村文化注入了“活态延续”的新动能。一方面，它突破了传统乡村文化传承的时空限制，让易流失的民俗、技艺、故事以数字化形

态永久保存；另一方面，数字媒介的发展，使乡村文化在更广的范围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传播，“数字化转型为文化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途径”[29]。

其次，加强数字乡村文化建设有利于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渴望接触到更丰富、更优质的文化内容，如网络影视、短视频、音乐、图书、艺术展览、网络社交互动等。在现实生活实践中，农村青年热衷通过直播参与文化活动，中老年群体也通过短视频平台学习养生知识，人们的文化需求呈现明显的时代特征。面对农村居民日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必须加快数字乡村文化建设，把数字技术普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利用大数据分析为其匹配个性化的文化内容。当数字媒介融入乡村环境时，其携带的丰富文化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农村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的空白，从而使人们聚焦更高层面的文化创新实践[30]。

最后，加强数字乡村文化建设有利于缩小城乡数字文化鸿沟，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在数字文化建设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城市地区拥有完善的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居民可以便捷地享受各种数字文化服务；而在广大农村地区，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网络覆盖率低，信号不稳定，数字文化设备匮乏。截至2025年6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虽已达69.2%，较2024年12月提升1.9个百分点，但与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84.9%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31]。这种数字文化鸿沟不仅影响了农村居民获取信息和文化资源的权利，也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而数字乡村文化建设是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它有助于打破优质服务的空间藩篱，让农村居民在家中就能享受到以往集中于城镇的优质文化资源，实现城乡服务均等化[32]，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推进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乡村文化建设成绩斐然，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高乡村文化治理能力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在某些乡村地区仍然存在数字基础设施滞后，高素质人才队伍匮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足，主体协同困难等困境，亟须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数字乡村文化建设注入新动力。

（一）乡村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近年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加快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及供给体系仍不能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一些硬件基础设施由于建设时间较长、设备老化还存在不能用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时代的数字乡村文化建设。

其一，乡村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较偏远的地区，当地政府因财政保障不足、政绩考核指标压力，以及干部队伍知识储备和观念认知存在短板等因素，不能提供较好的公共服务。在资金方面，由于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经济效益较高的产业比较少，因此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只能把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与农民的物质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之中，而能够满足农民精神生活需要的行业就得不到充分的资金支持，致使农村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总量不足。在政绩考核方面，受科层制管理模式的影响，基层干部的工作重心大多聚焦于与考核指标相关的事务，而对未纳入考核体系的任务缺乏积极性；有的基层干部在推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时，仅仅满足于完成文件规定的硬性指标，未将以人为本的理念真正融入乡村文化建设的全过程。

其二，乡村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民的实际需求不协调。乡村数字文化基础设施是支撑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硬件与网络体系，主要包括网络传输基础设施、终端服务与体验设施、数字文化内容与平台三大类。根据《数字乡村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中关于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仍集中在智慧农业、乡村数字经济、乡村社会治理等方面[33]，对乡村数字文化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略显不足。乡村地区由于地势复杂、范围广泛，4G/5G移动通信基站建设较少，许多地区网络传输较慢。这种网络条件制约了个性化文化内容的精准推送，难以满足村民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且，村民对参与乡村文化生活的积极性不高。由于乡村地区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不完善，缺乏高效畅通的沟通渠道，村民对于政府推出的某些文化形式和文化活动不理解，也不感兴趣，这就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一些村民想要向政府反映自己的文化需求，却不知道应该向谁、通过什么方式反映，从而导致村民的文化需求与政府的文化供给不协调。

（二）数字乡村文化建设人才队伍匮乏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数字乡村文化建设事业的推进“需要专业、高效的管理团队来推动项目的实施和运营”[34]。村民作为农村的文化主体，是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然而，大多数村民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对于某些数字化基础设施还存在不会用的问题，需要专业人才进行培训与指导。但现实情况是，乡村地区普遍存在高素质人才匮乏的困境，这一状况严重影响了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应用于数字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实际效果。

乡村地区满足人才需要的配套设施不完善导致高素质技术人才欠缺。与发达的城市地区相比，广大乡村地区由于收入差距、公共服务不均等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青年人才不愿到乡村发展以助力数字乡村文化建设。首先，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乡村地区经济落后。城市地区经济较发达，数字内容创作者、文化传媒从业者的月薪是乡村同类岗位的2~3倍，且存在绩效奖金、项目分成等弹性收入空间。这种显著的收入差距，使得具备数字技能和文化创意能力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城市就业。其次，公共服务不均等，乡村在教育、医疗、交通等核心公共服务上与城市存在显著差距。在教育资源方面，乡村学校师资薄弱，难以满足优质教育需求；在医疗资源方面，基层医疗机构设备简陋、专科医生匮乏，对需要长期医疗保障的家庭缺乏吸引力；在交通与生活便利度方面，乡村物流时效低、商业配套设施不足，导致生活便利性下降，生活成本隐性提高。此外，城乡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不均等进一步导致数字乡村文化建设领域的职业发展资源匮乏。培训资源多向城市集中，乡村人才难以获得系统的数字技能升级机会；职称评定、项目申报等机制向城市倾斜，乡村人才的工作成果难以被认可，职业晋升通道狭窄。

因此，推进数字乡村文化建设需要培养本土人才，引进外来人才，构建高素质人才队伍。在居民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只有更多的人才和技术投入数字乡村文化建设，才能不断丰富居民的精神生活，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数字乡村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不足

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代又一代的乡村居民生活和实践的生动写照，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追求。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35]的要求。农耕文化和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乡村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未能完全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在大众眼前，因此乡村文化资源还需进一步开发利用，以便使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乡村文化，

体验乡村文化的魅力。

其一，诸多尚未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的乡村文化资源，亟须深入挖掘。乡村是农村居民世世代代生活与居住的地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村中的自然景观（山、林、水等）和人文景观（建筑、古遗址等）都承载着一方人的记忆，也能勾起离家几百或几千公里的游子内心深处的乡愁。埋藏在老一代乡村居民记忆深处的历史和文化，还需要文艺工作者或者乡村文化建设者去挖掘、去记录，真正使乡村居民口口相传的传统习俗、文化遗产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并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传播，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乡村文化的魅力，自觉成为乡村文化的建设者、传承者和弘扬者。

其二，已经开发出来的乡村文化资源，也需要利用数字化手段进一步传承与发展。乡村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既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有乡村居民在生活实践中的创造，如乡村地区的景观文化、农耕文化、乡村手艺等。这些乡村地区的优秀文化资源，仍需要我们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使其数字化，如利用三维建模存档来记录乡村的景观文化，利用影像、短视频等方式记录乡村手艺的制作过程，并通过智能化手段传递到各个地方，使各地的人们都能够看到乡村传统文化蕴含的精神力量，自觉投身于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建设，为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四）数字乡村文化建设主体协同困难

数字乡村文化建设并不是某一部门或者某一个人的事，而是需要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主要有村民、政府部门、企业、乡村文化工作者等，这些主体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隔阂和矛盾，容易导致某些文化建设的设施或者活动中断，需要进一步加强主体协同，以保证乡村文化设施或活动持续下去，共同推动乡村文化向上、向前发展。

首先，政府的主导性过强导致其他主体的自主性受到限制。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村民应该作为主体来主导数字乡村文化建设，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基层政府常常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从相关政策的制定、资金投入到文化建设项目的实施，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过度的主导会影响到村民、社会组织参与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严重抑制了其他主体能动性的发挥。

其次，不同主体对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诉求差异导致各主体协同困难。在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基层政府追求的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宏观目标，如乡村数字文化服务覆盖率、村民数字素养达标率等；企业更注重经济效益，希望通过投资乡村文化产业以获取利润来发展企业；村民更关注文化建设能否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过上美好生活；社会组织及乡村文化工作者则致力于发挥自身的社会价值，推动乡村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同主体对数字乡村文化建设不同的追求可能会导致各主体在资源投入、利益分配等方面产生分歧，从而影响乡村文化建设的进度。

四、乡村振兴战略下推进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创新策略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与乡村文化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面对乡村振兴战略下数字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困境，需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解决“能用”的问题，通过人才培养解决“会用”的问题，通过资源开发解决“用好”的问题，通过协同机制解决“持续用”的问题，从而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文化的深度融合，推动村民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创造”转型，让村民在数字乡村文化建设中既成为受益者，更成为建设者、参与者和传播者，最终实现技术赋

能与主体觉醒的双向融合。

（一）夯实数字基建，破解“技术鸿沟”困局

数字基础设施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对于扩大乡村地区的网络覆盖范围、提升网络服务质量具有决定性影响，还是构建高效信息传输网络的基石。同时，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更新，能够解决乡村某些设施因老旧而不能用的问题，满足村民的实际需要。

乡村振兴战略下推进数字乡村文化建设，首要任务是完善乡村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5G网络的全覆盖是基础中的基础，它使乡村文化跨区域实时传递成为现实，能够让许多人重拾对乡村文化的热情，从而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移动通信基站的建设与更新，能提高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使偏远山村也能实现与外界的实时信息交互，让乡村中的文化活动、民俗表演等能以高清、流畅的视频形式在线上传播。同时，为乡村地区配备电脑、投影仪、电子阅览屏等终端服务设备，能够使村民十分便利地使用数字文化资源。此外，推进乡村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构建乡村数字文化内容与平台，整合乡村现有的图书、影视、农业技术培训等数字化内容构建数字文化资源平台。同时，还要利用科技手段开发政务与文化服务小程序，提供文化活动报名、乡村旅游推广等本地化服务，以便在满足村民需求的同时也为外地游客提供便利。

数字乡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相关政府应加大对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投入激励，将数字文化服务纳入地方政绩考核系统。乡村作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领域，必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领作用，通过制定乡村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规划，明确乡村文化建设的方向与目标，为乡村文化建设保驾护航。基层政府在国家制定的乡村发展宏观规划下，应该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结合乡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对乡村已有的文化基础设施进行升级，降低智能设备的使用门槛、简化操作界面、提供方言语音指导，使乡村中的中老年人也能够便捷地使用这些基础设施，让政府的工作不再流于形式而真正惠及全体人民。同时，基层政府可以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出台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土地保障等配套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缓解政府建设基础设施的资金压力，形成可持续投入机制。

此外，在进行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构建良好的沟通机制和沟通平台。一方面，乡村地区在建设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和文化场馆时一定要充分征集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利用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的村民议事会，在涉及村民共同利益的重大事项时进行充分的协商，使村民提前了解相关的事务，以便项目顺利实施。另一方面，基层政府需要引导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工作人员利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手段搭建数字化沟通平台，整合各方数据与需求。例如通过云端协作工具实现实时信息共享，开发专门的协同管理系统，支持项目进度跟踪、任务分配及跨团队沟通，提升协作效率。良好的沟通体系能促进资源整合与共识达成，保障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效推进。

（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激活“内生动力”

在数智时代，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新机遇与新挑战，而专业人才队伍的匮乏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瓶颈。人才匮乏的关键在于“外部输入”与“本土培育”的脱节，需构建“引育留用”全链条机制，强化村民的主体角色，使每个村民都会利用已有的数字化设备参与各种文化活动。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人才

支持计划，加强农民技术技能培训，壮大农村各类专业人才和实用人才队伍”[36]。培育与引进专业人才队伍，是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是推动其数字化创新的核心路径。

首先，要培育本土人才。依照乡村地区的现状，目前留在乡村生活的大多是知识水平较低的中老年人，因此，各个乡村地区可以依托地方职业院校、社会教育中心等资源，构建“基础技能－专业提升－创新实践”的分层培育体系，并针对乡村文化工作者、返乡青年等群体，开设智能技术应用、数字媒体制作、文化创意设计、数字管理等定制化课程，提升其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进行乡村文化建设的能力。例如，通过“短视频制作与乡村文化传播”“非遗技艺数字化建模”等实践课程，帮助本土人才掌握数智技术与文化表达的融合方法。同时，建立“师带徒”“结对帮扶”机制，邀请城市数字文化专家、技术能手与本土人才结对，以项目实操形式实现经验传承，增强乡村文化人才队伍的可持续性。

其次，要引进外来人才。由于城乡之间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许多青年人才都不愿到乡村地区工作。因此，需要缩小收入差距、完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丰富职业资源等措施把一些青年人才吸引到乡村地区并留住他们。一方面，通过优化政策吸引人才。基层政府要完善激励措施，为外来青年人才提供住房补贴、创业扶持资金等物质激励，同时给予职称评定、荣誉表彰等精神奖励，增强他们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乡村地区也可以适当放宽准入门槛，针对掌握文化创意、非遗传承等特殊人才，适当放宽学历、资历等限制，让他们能够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另一方面，建立柔性引才机制。在乡村地区推行“候鸟式”服务，鼓励城市地区的文化人才利用假期、周末到乡村兼职，开展文化讲座、艺术培训等活动，使村民能够定期学习新的文化知识和技术。同时也可以设立“乡村文化顾问”的职务，邀请退休的文化工作者、艺术家担任顾问，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第三，要改善乡村发展的环境。乡村地区不仅要改善物质生活环境（如：教育、医疗、交通、网络设施等），还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如：定期举办艺术文化节、艺术展演等活动）。通过这些措施为人才提供便利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使他们能够留在乡村进行文化创新创作，增强村民的主体性，激发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活力，推动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三）激活文化资源价值，打造“村民共创”生态

文化资源开发不足的本质是资源闲置与需求错位，需要以村民为主体挖掘乡村文化内核，推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创新，用好乡村现有的文化资源，从而为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文化驱动力。在数智时代，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有助于巩固乡村社会的文化根基，凸显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与意义”[37]。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可以通过系统性挖掘本土文化资源，通过技术手段创新文化内容的“村民表达”形式、打造“沉浸式”数字文化体验场景等途径，让书面上的文化资源活起来。

首先，深度挖掘本土乡村文化内核，建立资源档案。乡村地区要梳理出当地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全面普查乡村中的历史遗迹、传统技艺、民俗活动等，按照物质文化遗产（古建筑、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活动、传统手工艺）、生态文化（农耕文化、自然景观）等类别，通过文字记录、视频拍摄、数字化建模等方式，建立乡村文化资源数据库。在已经建立文化资源库的基础上，还应该联合地方高校、研究所等开展专项研究，分析乡村文化的历史脉络、地域特色与当代社会的结合点，深入挖掘其哲学、艺术和经济价值。考虑到大多数村民缺乏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能力，基层政府在挖掘和推广乡村文化时可以将本土文化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故事，通过纪录片、短视频、绘本等形式展现乡村文化背后的人文精神。

其次，创新乡村文化内容的“村民表达”形式，让村民从文化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和“创造者”。村民是乡村土生土长的居民，是乡村文化、乡村历史的见证者，鼓励村民用方言讲述自家的老物件来历、祖辈奋斗经历，拍成短视频，使村民成为乡村文化的创造者。在传统技艺的传承中，组织村民用当地特有的农产品，共同搭建乡村记忆墙，每个家庭制作一个代表自家故事的手工作品，将乡村文化融入手工作品中，让实物成为无声的表达。在群体互动中，鼓励村民担任编剧、演员，围绕乡村热点话题编排小品、情景剧，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现场直播，让乡村文化以动态的形式展现在大众面前。

再次，打造“沉浸式”数字文化体验场景。一是可利用数字技术开发互动式文化体验项目；二是可结合乡村本土文化特色，设计乡村文化IP，通过短视频、直播宣传乡村故事，吸引各地的人来此打卡；三是可通过VR技术还原古村落风貌，让用户“云游”乡村，让村民成为文化讲解员和体验设计者；四是可结合传统节日举办“数字文化节”，增强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参与感。

此外，在开发利用乡村文化资源时，必须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原则，坚守文化本真性。乡村地区可以通过协商，由政府牵头建立相关的保护机制，对古建筑、古树名木等划定保护范围，避免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过度商业化。在将现代艺术融入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平衡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既满足村民或者游客的现代审美需求，又守护文化底蕴。

（四）构建多元协同机制，破除“主体分割”壁垒

在数智时代，数字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的双重挑战，亟须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突破发展瓶颈，使乡村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政府、村民、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各有所长，需要构建政府引导、村民主导、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来共同推进数字乡村文化建设。

首先，需要明确参与数字乡村文化建设各主体角色与职责。基层政府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引领者，应该发挥其引导作用，出台相关的政策引导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同时发挥市场监管的职能。乡村居民作为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主体，是乡村文化的创作者与传承者，应通过培训提升其使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能力，鼓励他们参与文化内容的生产，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新动力。企业作为掌握新兴技术和专业人才的优势参与者，可以开发更多的数字文化产品，在获取相应的利益的同时传播乡村文化。社会组织也是数字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可以发挥桥梁与专业支撑的作用，如公益组织开展乡村数字文化培训，非遗保护协会协助传统技艺的数字化传承等。

其次，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与平台。一方面，建立决策、执行、监督一体的分层协作机制。决策层需要由政府牵头，联合企业、村民、社会组织的代表成立协商会议，商讨重要项目，共同制定乡村文化建设的目标。执行层是以具体项目为载体，由企业负责技术开发，村民提供相应的文化素材，社会组织开展培训，政府提供资金补贴，形成“政策+技术+内容+人力”的闭环执行模式。监督层需要引入第三方机构（如行业协会、科研院所），从文化保护成效、主体参与度、经济效益等维度进行考核与监督。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数智资源打造数字化协同平台。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搭建统一的乡村文化资源库，整合政府的文化政策、企业的技术工具、村民的原创内容、社会组织的培训资源，实现信息共享。

再次，完善相关的保障与评估体系。一方面，政府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导者，要提供政策与资金保障。政府可以设立乡村文化协同创新专项基金，对企业、社会组织的合作项目给予补贴；出台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明确文化数字化成果的归属与收益分配，避免利益纠纷。另一方面，还需要构建效果评估

与反馈体系。通过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估机制，定期调研村民满意度、文化传播数据，根据结果调整合作策略，确保协同合作持续有效。

参考文献：

[1] 李伟哲.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发展——理论契合与实践驱动[J].四川农业大学学报,2025,43(4):873-883.

[2] 贯海刚,孙迎联.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机理与驱动机制[J].甘肃社会科学,2025(1):228-236.

[3] 文丰安,黄上珂.新质生产力助力基于新型城镇化的数字乡村建设审视[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0(3):15-26.

[4] 黄延霞.数字乡村建设应用领域、推进障碍与优化路径[J].农业经济,2025(4):53-56.

[5] 李娜.数字乡村建设总体框架: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农业经济,2024(8):56-59.

[6] 沈费伟,叶温馨.数字乡村建设: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的策略选择[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5):41-53.

[7] 张磊,王越,陈华帅,等.数字乡村建设、产业振兴与农户收入提升[J].财经研究,2025,51(5):19-33.

[8] 谭高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机理——基于双重中介效应的实证[J].商业经济研究,2025(6):48-53.

[9] 张伟,汤灿.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影响研究[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5,22(3):103-111.

[10] 王中伟,焦方义.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0(3):100-110.

[11] 郭明飞,朱毅.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因应路径[J].安徽乡村振兴研究,2025(2):93-101.

[12] 周蕊.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遵循原则与实践路径[J].农村科学实验,2025(3):190-192.

[13] 黄建宇.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4,35(20):192-195.

[14] 李淇淇,白依然,郭铭.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建设探析[J].中国集体经济, 2024(23):10-13.

[15] 肖述剑,张妍.塑形铸魂: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与实践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5(7):159-168.

[16] 黄嫣,蔡振华.党建引领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依据、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6(3):105-110.

[17] 鲁杰,王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与现实启示[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5):131-141.

[18] 魏玮.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25(1):70-71.

[19] 何睦.美丽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战线,2024(11):68-77.

[20] 赵可欣.乡村振兴视域下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5,36(4):169-171.

[21] 贺娜,陈建兵,阴鑫星.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内在机理、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J/OL].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7[2025-08-27].https://link.cnki.net/urlid/61.1376.c.20250513.1129.002.

[22] 朱战辉.迈向精细化治理: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转型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25(4):142-149.

[23] 谈莹.中国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D].杭州: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025.

[24] 覃炳鑫.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探索[J].新传奇,2024(39):113-115.

[25] 邓华,张大维.迈向合作生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差异路径与共性机制——基于多地乡村文化活动节比较分析[J].理论月刊,2025(3):67-78.

[26] 郑硕夫.乡村文化认同的现实之困与破解之道[N].中国改革报,2025-05-18(003).

[27]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EB/OL].(2019-05-16)[2025-08-27].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5/16/content_5392269.htm.

[28]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EB/OL].(2023-02-27)[2025-08-27].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27/content_5743484.htm.

[29] 李汀.数字赋能与文化守正:乡村振兴下的传统文化传承路径[EB/OL].(2025-03-27)[2025-08-27].http://guoqing.china.com.cn/2025-03/27/content_117790857.htm.

[30] 李怀杰,梁世豪.数字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J].决策科学,2024(4):87-96.

[3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5-07-22)[2025-08-27].https://www.cnnic.net.cn/n4/2025/0721/c326-11327.html.

[32] 董志勇,李大铭,李成明.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关键问题与优化路径[J].行政管理改革,2022(6):39-46.

[33] 中国信通院联合发布《数字乡村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EB/OL].(2024-08-06)[2025-08-27].https://www.szzg.gov.cn/2024/xwzx/qwfb/202408/t20240806_4871509.htm.

[34] 杨承钢,杨佳佳,杨倩茹.新质生产力视域下乡村文化振兴的驱动逻辑与实践路径[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5,46(4):40-45.

[35]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3-02-14(1).

[36]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EB/OL].(2021-02-21)[2025-06-20].https://www.mee.gov.cn/zcwj/zyygwj/202102/t20210222_821807.shtml.

[37] 查怡.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整体性逻辑[J].智慧农业导刊,2025,5(10):184-187.

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Innovative Strategies of Digital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ZHANG Sijun, LI Can

Abstract: In the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digital age,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learly defining th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for promoting it as a systematic project as a whole.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ural culture has important contemporary value for alleviating the crisis in rural culture inheritance, meeting the growing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villagers, narrowing down the digital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building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There are still many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ural culture, such as lagg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lack of talent team,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difficulties in subject coordination. In this regard, efforts need to be made to strengthe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ultivate talent teams, activate the value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build divers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so as to form a collaborative system for development with government guidance, broad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villager leadership. Infrastructure addresses the issue of "accessibility," talent cultivation the problem of "usability," resource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sustainability."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achieve an organic unity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rural culture, promoting a shift for villagers from passive acceptance to active creation in digital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igital village; cultural construction; digital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胡金频